

正信

鼓浪嶼英國書局

覺羣社問政而不干治

本 期 目 錄

第十二卷

期

- 一、此只動口動筆爲衆人法惡成善除苦得樂，以合於佛教慈悲化人本旨，并不須直接用刑用兵去殺人殺敵犯佛戒。
- 二、弘教，出時出席會議，平時各行其素，不妨礙自修及僧伽當選議員或國大代表有此公限，則免中央及地方官嫉忌疑懼。
- 三、有此對於佛徒痛苦事件可以呼救，佛教有害事件可以防止，與教利衆事件可以倡行，佛法真理正義可以宣達。
- 四、如此做議員而不做官，不藉議員爲做官，則真可爲民代表與利除弊，易得多數選民。
- 五、如此則佛法只用理論，說服人化導人，以攝取民衆信仰，而不用任何威勢武力以強制人的教旨，亦得以貫徹。

覺悟！覺悟！……	中國之佛教……	軍人也可以立地成佛……	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我們用什麼方法學佛……	一個窮學僧的素描……	從慶重到哥倫坡(續)……	武昌佛學院復員展望(續)……	南嶽遊記……	雨夜感懷……	慧炬(續)……	一頁日記……	南北東西……
草	太	芝	智	正	廣	光	世	智	海	震	定	本
航	虛	峰	表	果	淨	宗	光	定	印	震	定	本
												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 悟 覺 ！ 悟 覺

• 舫 葦 •

時

代一切都在變，我們這古老的中國寺廟僧尼，在淺薄底人們

看來不知要怎樣的不順眼；雖有像太虛大師這樣偉大的嚮導者，至今仍未能走入改革的康莊坦途！這是多麼可惜啊？

本來，中國佛教已有千餘年的積弊，自不易一旦革新，並且宗教向重保守，即以天主教而論，自馬丁路得改革新教——耶穌教，而舊教的勢力，至今依然普遍在歐洲各國。

寢假佛教歷代受專制君主愚弄，提倡山林清修等消積思想，而將大乘救世的活潑精神，喪失殆盡。至清雍正更廢棄度牒，使任何人均可出家，本質愈亦低下。以至今日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前次居覺生院長在其講詞中指出，

像峨眉天下秀的名山，而寺僧却鄙俗。恐怕中國佛教像峨眉山的寺僧正多着呢？

佛教實在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這是千真萬確的！這只要我們仔細的觀察一下，自然就會令我們不寒而慄的。因爲現在的寺廟不但腐敗，僧尼無能，并且墮落，已失其爲佛教的意義。就拿長江流域講，從上海一直向上溯乃至四川，西康，佛教的寺廟該有多少產業，然而對佛教的貢獻在那裏，其中較大的叢林，更是鬧得哭笑皆非，主持領導的人，多半知識謬陋，除會做經懺，其他一無所知，好像出家就是爲了經懺的職業，至於法相，天台，賢首，禪宗，淨土等則非所知了。

試問這樣的佛教如何會好？難怪政府雖三令五申，保護寺廟，而各處仍有毀寺逐僧的違法事件不斷發生！

人類的智慧，不住的猛進，每一科學便有專門的知識，如軍事，政治，社會，工業……但問我們佛教的僧尼，有幾人受過高等教育，有多少寺廟的住持，受過佛教的教理訓練，還不是憑着前數十年的傳法傳賢的那一套形式，而把真正拔取英材的意義全喪失了。

最令人不解的，佛教中至今還有人在閉着眼睛，反對辦僧教育，這不但表示他是時代的落伍者，同時也可表現他的幼稚；愚蠢；我們並不爭論長短，而是表明這種的錯誤見解，不容再存在下去了。因為以後出家的僧尼，應先受過相當教育，然後再經過佛學院畢業，取得出家的資格。這如天主教的神父，耶穌教的牧師，必需由中學或大學畢業進入神學院，方能取得他們底資格的，僧尼也唯有如此才可提高其社會的信仰！

社導
長：李丁空

正信 第十二卷 第五期
師：太虛

比如說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要整理有成績，必需各省分會支會健全，分支的健全必需寺廟僧尼及普通信衆健全，否則，不會有什麼奇蹟的。例如一個紡織師，要他織的布細密，必需先有細紗的理由一樣。

所以要挽救佛教的危機，必需改革寺廟的制度，把陋習祛除，每個出家的在家的信徒，都要充實起來，發揚大乘積極救世的精神，創辦學校，青年會等，以一新世人的耳目，這樣佛教才有興復的希望！

正信

第十二卷

土 建
工 程

雁
長

列士英

品 產 長

生

三
經

三

紅
車

吳士貞

哲述員

撰述員

異地員

撰述員

撰述員

異
處
員

卷一百一十五

經理

五

發行處

印
刷
造

自
屈
臣

100

1

第 五 期
太 李 鍾 許 葦 呂 羅 塵 印 光 明 妙 胡 漢 正 天 刷
虛 空 亭 甫 舫 成 機 空 順 宗 眞 欽 軒 教 會 信 利 商
店 印

中國之佛教

太虛

一、佛教原來之性質

佛

教看宇宙諸現象，是一種結果。而產生這種結果的是因緣。

因緣的定義很繁然，簡括言之，不外是由此而生彼謂之因，依此而成彼謂之緣。緣的定義既明，現在當就宇宙諸現象以明因緣生的果。例如此時盛開的梅花樹（果）牠的存在是不是突然而有，也不是本來有；質言之，在牠長成之前必先有梅樹種子（因）。然僅有此種子也還不足使牠成為樹，所以其次需俱備日光，水分，土壤，空氣，人工等諸條件（緣）。梅種子與上述諸條件一旦發生關係後，乃漸成為今日的梅樹。故長成梅樹的種子稱做因，而促成種子發育長成的諸條件乃謂之緣。梅花樹果的生成既是由於因緣，由此類推梅花樹以外的宇宙諸現象，也莫非都是由於因緣而有，故佛教說宇宙諸現象是因緣和合所生成的結果。

本性空寂：宇宙現象既是因緣的果，那末牠們的本性一定是無了？這說法諸位初聽也許覺得離奇，但我想，一經說明，定能明白。這張講台分析牠的構成

因素，不外木料（因），洋釘，油漆人工等（緣）。質言之，桌子之成，由於上述諸因緣的結合。所以如果我們將這些因緣分散折開，或牠們根本沒有接合的機會，那末諸位想，桌子還有存在的可能嗎？桌子既非實在有，或本來有，那牠的自性自然是無了。桌子既如此無自性，所以我們就可類推桌子以外的宇宙諸現象，也莫不如此無自性。

名相假立：但是諸位注意我說桌子自性沒有，並非否認桌子形態的存在，這一點很重要；如果將此不弄清楚，便覺佛理與事實不符了。例如有人問我們研究佛學的人，開口講空，閉口說無，但為什麼還吃飯睡覺呢？懷抱着這樣疑問的人，顯然沒有弄清楚佛教說空的真義，因為佛教說空，是指諸現象因緣和合，故無自性，而非否認現象的存在。吃飯睡覺是人生現象，和尚又安得例外。所以經中說「妙有無有。真空不空」，便是這意思。現象是存在的，而且又非常的多。我們生在其間，如果不給牠們名稱的區別，則結果必混亂得不堪設

想，為補這缺點計，乃有張三李四和桌子椅子等名相產生，名相是為人便利而設立，故牠非即現象自體，因此佛教乃稱名相是假立的。

中道真實：中論中有一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即是假名，亦名中道義」。這偈的意義，宇宙間無一現象不從因緣生；既從因緣生，其自體當然是空，而且識別其存在之名相又是假立，故所謂中道者，即空即假。換言之，一現象有二面；一是我們眼等所能見得到的存在形態，一面是我們雖不能見而能思想到的因緣關係。此外別無實體。這種道理的綜合，佛教便稱之為中道。而這中道的道理，不因時間空間之不同，人智之高下，而有變更，故為真實。

以上所述是佛教的理論，但有了理論必需要行動，故緊接着便講事行。事行中又分為四：一、神秘傾信，華嚴經中說：「信為道源功德母」，由此可知信在佛教上，好如興趣在事業上一樣重要。因為我們對佛教先具備信而後方能接受。但佛之所說，每超出常人的思想，且若真依之去行，必有好反響。因此

常人對佛教由普通信仰而漸帶神秘傾向。此種轉變待至密教興起，尤覺顯著；然從佛教本身看，此種轉變壞多好處。

僧團律行：由僧而接受佛教再去依之實行的人，我們便稱僧，但僧之原意為和合衆。換言之四人以上的佛徒團體乃得稱為僧，所以僧即僧團，如寺院等。人衆一多，其中不免要發生越軌行動，為防止乃定戒律，戒者，止其不當為。律者作事之規律也。關於戒律在中國雖立有專宗，但律宗以外的一般僧侶，亦須嚴守。從僧侶講，最初守沙彌十戒，進而守比丘二百五十戒，最終而入菩薩戒。戒之作用在消極地止惡，而律的行爲則遍及應作之一切事。

禪悟會通：禪是禪那的簡稱，亦稱為禪定，但在印度多叫瑜伽，這裏所說的禪，並非單指禪宗，而是指比禪宗更廣泛的三學中的「定」。禪那的本義是靜慮，也就是說在靜定中觀察思慮，因此亦稱禪觀。禪定的種類極多，例如安般禪，五門禪，念佛禪，實相禪，宗門禪等。所謂安般禪者，即是依安世高所譯之安般守意陰持入經而修的禪法，其要旨在調息，由守意而攝心，其禪盛行於漢魏晉，而為安世高所首倡。五門禪是根據佛陀密所譯之五門禪法要略而修，禪法要旨近於五停心。所謂五停心者，即對治多貪的不淨觀，多瞋的慈悲觀，

多痴的因緣觀，散亂的數息觀，多慢的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的分析無我觀。念佛禪者後世的念佛雖由牠產生，然念佛禪，實非念佛，因修念佛禪的人，注意點在禪而不在念佛。慧遠大師在廬山結蓮社專念念佛，但他在臨終時說「我在定中三見淨土與聖衆」。既云「在定中」，「那末他的念佛法門實即「禪」了。故我說念佛禪實著於慧遠。此派後為曇鸞，道綽，善導諸人所力宏，結果乃演成今日的淨土。實相禪所基者是為禪法要略，中論，智論，法華，維摩諸經，為慧文慧思智者諸人所宏傳，其要旨在即緣生法而見三諦。實相乃三智一心心得，所謂三智者即偏了法性的一切智，自行化他的道種智，與了法無二的一切種智。一切智是空觀所成，道種智是假觀所成，一切種智是非空非假即空即假的中道觀所成。而智論的三智一心，則是以一心之觀而觀一境的三諦，所成之境三諦是諸法實相。一心三觀便是實相禪。上述四禪是依教理修的，但宗門禪主在自心參悟。宗門禪始於菩提達摩，其要旨在「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要之宗門禪是頓悟禪也。

學思論辯：上述的禪，實即等於普通思考，也就是一種埋頭實地研究觀察體驗領悟的工作，在此修學中一旦有了

心得，便須由覺悟他人施設論辯，論辯主旨雖在破邪顯正，然於激烈論難中，彼此常重發現新的真理，故佛教亦甚重視。這為思考周密及防過失乃有因明論式。上述的二、三、四、用佛語說，便是戒定慧三學，而這三學在修學上是一貫的法則，倘缺此便非佛學，倘具此雖未成佛，也是菩薩。

吾人雖有行動，然若無目標，則等於無羅盤針的海船，故現在應講佛教趨向的目標，這裏又分四：一、人間進善；佛教最初的目標，在使社會安定，人民善良，國家康強，此中第一步須人民善良，佛典中教人民善良的方法很多，而我亦曾作過佛教人乘正法論，但為時間計，今只講五戒善法以供參考：（一）不殘殺而仁愛，佛教之不殺原不僅對人，而且對生命物也不殘殺，故佛教之慈悲遠非他教博愛所能比。但若依此徹底做去，便不能合國法民情；故此地的不殺範圍，凡殺而能利益大多數人者不受此限制。如除害虫，殺敵寇等。其當仁愛者如愛兒女，敬父母，尊師長，保護幼弱和愛朋友，夫婦相親，愛護國家民族，汎愛全人類，憫惜一切有情。（二）不偷盜而義利，人與人間之財產主權轉移，必依正義，若不與而取，非分而取，無功而取，均謂之偷盜。偷盜之習多由於賭博閑蕩不事生產，不圖立身

等意志薄弱而起，故意志使其堅強而從事生產，更進一步教育兒女孝養父母供奉師長，惠施幼弱，輔益朋友，分利親屬交利國民，納稅以利國家。(三)不邪淫而禮節，現在各國多採一夫一妻制。夫婦是須正式的婚嫁，若越此禮制，便謂邪淫，淫亂多由於不尊重他人之人格，故防此應崇禮節。(四)不欺誑而誠信，人必待社會而生活，而社會必待構成牠的人彼此誠信，方乃鞏固，故社會安定國家興盛，實由於人民忠誠信義而誠信之立先戒欺詐。(五)不服亂性物品，而獨善身心，五戒末條本單指戒酒，但現時應該將牠放寬點，如鴉片，及各種含有刺激性東西均宜戒除，因為這些東西多致腐敗身心，並昏亂性情，因之而做出越軌行動。上述諸物固當戒，即衣，食，勞動，休息，聚談，研習，每日亦須有一常度，身心方健康。

後世超主：佛典中有業與輪迴二語，業的定義是吾人見自己的意志不斷的活動活動的反響結果造成自己習性，這習性又成為將來活動的根底，支配自己的命運。從這支配命運一點說，名曰業報。或業果。業是永遠不斷起滅的活動，若轉一個方向，業果也隨之而轉換，故業果決非以一期的生命之死而終了。因為死亡不過是物質構成身體的一種循物法則的聚散現象，生命既非限物質，故吾人所造的業不因身體死亡而消滅。

吾人死之際，業的力便會自然而然的引自己轉變為另一方向，另一形式，因此新生命又即產生，這種轉換狀態，佛家特名曰「流轉」，懂得「流轉」的道理，便可證明「業力不滅」的原則。吾人的業力既非以現世為終了，那末吾人就應不以現生善良為滿足，而進求後世的超生。

涅槃解脫：但是後世超生到最高，仍未免於輪迴，怎樣才得出輪迴，曰涅槃解脫。涅槃本為梵文，意即解脫，即為離縛得自在。用現代語說，脫離囚奴束縛生活，達到自由自主的地位。再詳細點說，這束縛并非別人加之於我，原來都是自己找來的，解脫不外自己解放自己，故解脫祇須自己能覺悟。又因束縛是自己找來的，故解脫亦大不易，非從事於修養不可。修養方法佛教向稱有「八萬四千法門」，然今無暇細說，示其概要，解脫有二：一是慧解脫，即從智識方面得解放，例如心經說。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乃至無罣礙無有恐怖」，般若即智慧，其意謂一面觀察世相，深通因緣和合無常無我之理，不受世俗雜念之所纏繞，一面確

認有高純妙樂之理想境界，向上尋求，故佛教各種「觀」都從這方面著力。二是心解脫，即從情意方面得解放，此在意志的修養，是破我執，要下決心，自己不肯做自己奴隸，佛以為眾生因為誤認五蘊和合之幻體為我，既說有我，便有「我所有物」，事事以這個假我為本位，一切活動都成了假我的奴隸。例如因舌而貪美食，因目而求美色，以及先入為主的思想，或見解所束縛而不能自拔等。佛以為此等均為我執發生的頑迷，在感情的修養，佛教是教人以同情心的「慈悲為本」，慈謂與人以樂，悲謂與人拔苦，佛以破除假我故，實現物我同體的境界，對於一切眾生恰如母對嬰兒所有苦樂悉同身受，發揮這純潔的愛他之心，方算真正佛教徒。

決界圓明：我們依上所述的話去修，必可得涅槃。然涅槃之大乘境界，即為法界圓明。佛每說到這境界，必勉吾人自證。故惟有已經自證的人方能澈底了解牠，然依佛典亦可知其一二，牠是一種絕對清涼無煩惱，絕對安寧無破壞，絕對通達無障礙，絕對自由無繫縛的境界。

一、中國佛教

之變質

以上所述皆是根本佛教，但佛教自入中國以來，無論在理論、行動、目標各方面，都有改變。今舉其

顯著者略述一二。
一、因果報應與空幻中道，吾國人本信鬼神，崇拜祖宗，服從天命，再加

道教神仙賞罰等思想，所以佛教的因緣生果義，一入中國乃成庸俗的天神賞罰的三世因果報應說，六朝是道教興起期，常以「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為標榜，故佛教的空假中道入中國被人附會為虛幻消極。

二、神力信求，與禪悟會通，信天神賞罰故於佛菩薩亦依賴為神力而信仰希求，而禪悟會通則為適應儒道家哲學之成果。宋明理學亦由產生。

三、中國佛教

因

緣生果與空假中，實佛教之所，以有第一項變質者，乃因國人根本沒有了解因緣生果與空假中的真義，故吾人應隨時隨地隨人指正與講解，而關於因緣生果與空假中的真義，已於前面講過。教團律行與學思論辯，對於從前偏重禪悟而未流愚昧的流弊必須提倡。(一)持行律儀(二)精研學理，如每個佛徒都如此，則佛教決不會腐化。

人間進善與法界圓明，佛教精神原基於導善世人，再進為與出世一貫之道。然因中國舊時環境關係，人們一入佛教，即注重出世而忽略了化導世間，故弄成佛教與社會脫離怪象，因此我們應提倡善導人世注意社會事業，改進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知識水準，使能即由國家富強人間美善而通達到法界圓明佛境。

三、後世超生與涅槃解脫，中國社會人事之複雜，世界上任何那一國家都不能比擬。吾人活在此種環境中自不免生厭倦想脫逃，所以由失意政客失戀兒郎離成佛教信徒，其目標上低者只著重後世超生，高者亦自求涅槃解脫而已。所以社會事業無人過問，結果佛教徒被人誤認為分利於社會。但這樣變質的佛教，吾能聽其長久下去嗎？

之改進

在國立復旦大學社會系講天慧記

南嶽遊記

智定

湘

中七十二峰，最雄峙者，為南岳之祝融峯也。從山麓至巔，距離三十華里，祝融原是火神，所謂南方丙丁火，即岳神也。殿宇皆巒石構成，屋頂盡是鐵瓦蓋覆，供有慧思大師真身像，春夏多風雨，有時峯上霏雨，半山晴朗，有時一望無際，雲海渺茫，有時雷電交馳，恍從脚生。四周羣山如海濤起伏，湘水似銀河倒掛，此時也，頓覺塵慮盡消，不知置身何地矣？

上封古木蒼鬱，後有觀日出處，寺於清末荒廢，經寶生和尚興復。從南下觀音岩，高臺寺；再前為獅子巖。下有

八角石涼亭，為蔣主席所建；傍有茅蓬數間，為釋鏡明棲禪處，再二里為南天門。從此西南行五六里，即藏經殿，凌空樓閣，恍若海島蓬萊，藏有大藏經全部，古木參天，且樹多連理枝，為岳中風景絕佳處，俗稱：不游藏經殿，不知南岳之秀，信不謬也。

從藏經殿南下，道徑天柱峯，擲鉢案，再前便是磨鏡台，昔懷讓與馬祖道一，曾於此處互逞機鋒，所謂「磨磚不能作鏡，坐禪豈可成佛？」後往江西法化大行，今尚有丈餘之岩石，上刻「祖源」。其右即讓師之「最勝輪塔」。

福嚴寺創始於隋慧思大師，舊稱般若寺，至唐懷讓禪師居之大興，名福嚴禪林，故三門石壁題曰：「六朝古刹，七祖道場」。為南岳最古之梵刹也，香積廚之傍，有銀杏一株，莖四五圍，高七八丈，枝葉繁茂，碧色參天。有石碑紀：「此樹六朝時，曾受戒於思大師師」。可見無情亦有佛性，昔生公說法，頑石點頭，於此益信也。

從華嚴閣東行，即慧思大師之三生塔，白石對云：「南嶽尚存知已在，天台應有故人來」。自塔經南台寺，下行即留霞亭，遇霞亭而石頭希遷禪師墓在焉。再前有大善寺，香山寺，祝聖寺等古刹，俱清淨莊嚴。

若從南岳市北行，經大廟，陟北崗而上，沿途有華嚴湖，綠絲潭，忠烈祠，延壽亭，鐵佛寺，五岳殿，湘南寺；然而尚有廣濟寺，方廣寺等俱可觀，前來南岳勝蹟大概如斯也。

三十五年三月于南岳

軍人也可以立地成佛！

芝
峯

佛

教徒是講慈悲，不殺生，軍人是講鬥爭，殺敵，這兩種人好像完全相對相反。我是個和尚，是個佛教徒，今天到你們這裏來，不唯各位覺得有點異樣，就連我自己也有些不自然，但我想這是不習慣的緣故，倘是我們常在一起，也就會同羣魚游泳，在水中似的相忘于江湖了。因為我們都是人，況且佛教的宗旨所在是平等普遍的真理，佛說人人皆可成佛，我們同有個成佛的心，假使我們都赤裸裸地揭開這個成佛的心，自自然然地握手相視一笑莫逆，所謂「人相忘于道術」。

可是怎樣叫「人人都有個成佛的心」呢？心，就是我們眼見，耳聞，乃至意想，明辨是非，好惡，守紀律，知廉恥等等都是這心活動的作用，既有這般活動的作用，當然有它的自心體性，雖然我們自己還沒有把握自心的真相，但日用之間不離這個心，誰也不得否認我們做和尚的人，第一要緊的，就是要求把握到自己的這個心，明白這個心，在我們的術語，是叫明心見性，我們佛祖到這世間上來同我們說的經典，都是在說明這個，假使我們能夠明白的見到自心的真相，這便是「立地成佛」，所以成佛也不是件困難的事情，假使各位有聽到我的話，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心的本來面目，不要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肩起槍桿兒也立地成佛。在佛教歷史上，有許多人平常并不怎樣講究經典，可是他常常對自己的心暗地摸索討究着，忽然聽到一個高僧或有心地修養的人的啓示，或者靈機觸發，見到花落水流，鳥兒飛，魚兒跳，馬上呵呵大笑，大叫快活哉快活哉，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明白在佛教的術語叫悟，或覺悟，覺悟了的人，就是成佛——印度語叫做「佛陀」，中國譯為「覺者」，真有覺悟的人，他即是佛。所以學佛成佛，不專是我們和尚的事情，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情，除非他是沒有心，實際世界上不會沒有有心的人，沒有心便不是人，木頭土石，纔是沒有心的。在這點上講起來，不僅和尚應該是學佛成佛的人，就是各位肩槍桿兒的也需要學佛成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明白了這個道理，今天我們站在一起，便不覺得有什麼異樣或不自然了。

怎樣叫做「心同此理」呢？剛才說過我們這個成佛的心，這個心是最光明平等不過的，誰也沒有缺少，寒時知寒，熱時知熱，碰到好的事情就歡喜，壞的事情就不高興，做了一件于人有己有益的事，心裏便感覺到清涼與奮，反之便會熱惱羞恥。現在

蔣委員長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禮義廉恥信義和平八德綱目，實際都是我們心中本來平等共有，一點也沒有缺少過，這就是叫「心同此理」。可是我們因為了一點點自私自利，硬抹煞了這平等共有的光明心地。例如我們和尚不肯守持戒律，破壞了佛門，做文官的人貪錢，不顧民間的疾苦，破壞國家的法令，當軍人的怕死，臨陣逃避，殘虐百姓，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其他的一切一切的人，都不肯安守自己的崗位，不去做自己所應做的，却去做所不應做的。都埋沒了自己的良心，把原來光明的心地，加上一層層的骯髒，祇顧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起初做了一件壞了，還能反省自己，是深

深深地受着良心的責備，可是沒有勇於悔過的人，因循下去，久之久之，麻木不仁，成一個大惡人。這罪大惡極的人，不唯在佛教裏斷定他死了墮地獄受苦，就是現在也會被全社會所棄，自絕於人類受輿論的攻擊，終當受國家法律的裁判，反之，倘是本光明的心地，本自己的崗位，努力做着於自己於他人有益的事情，把本有的光明心地更加以廣大拓展，甚至寧願犧牲了個己的小我，成全了國家社會的大我，完成了更高尚圓滿至善的人格。這樣崇高偉大的人，不但佛教說他死後生天成佛，就是現在也即被人羣崇拜稱讚，青史垂名。這種是非愛憎善惡因果，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是明察秋毫，誰也不能自己欺騙自己，這也就是叫「心同此理」。將此理用到一切心物上去，即適合於宇宙人生的真理，能透徹了這真理，這個人就是佛，更不用成別的坐在我們寺院大殿裏蓮華臺上的佛去了。所以在佛教的宗旨發展到最極高峯的時候，也就是我們自心達到最光明的階段，是不更求成佛了。

怎樣「是不更求成佛」呢？人倘是到達上面所說的階段，我說這人當下就是佛，更沒有佛可成。再去求成佛，便是頭上安頭。假使我們今天都達到這境界，那末我們都成了肉身的佛，和尚是和尚佛，軍人是軍人佛，推及一切，便如朱晦翁說「滿街都是聖人」。我們本各人自心之所同然，活潑潑地用這心的光明去燭照一切，專就各位軍人來說，不必脫去軍服放下槍桿離開軍人的本位，即就自己的本位以自己的智慧揀辨邪正，真正地站在衛防國家保護人民的崗位，祛除怯弱，離去恐怖，遇到正義之賊的敵人便奮不顧身的殺進去，這就是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慈悲心，即是一應以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將軍身而為說法。還有彌勒也說過：「以慈悲心，為救多善人，殺一惡人，不唯無罪，且生多功德」。不過我在這裏要加一句轉語，切不要手滑了殺到無辜的百姓頭上來，那不是菩薩，便成羅刹了。

我們和尚是講了生脫死，你們軍人是講出生入死，了生脫死須有捨刀上陣的魄力，出生入死更須有撒手懸崖的勇敢，兩者的精神同出於光明的心地。

佛教的法門廣博幾千社會每部門都說到指導每部門的人們不離本位都得走向成佛的路上去。我在焦山久已聽到同學們稱讚這夏營長的風度，思想前進，紀律嚴明，自強不息，虛心謙下，於佛門更有緣，所以成就了今天這個機會相聚一堂，我也就把佛教所習聞的點滴的思想獻給各位，對於了解佛教尤其對於了解自己的人生觀可做個指針。

雨夜懷感

暮已近，雨聲急。

滴落不斷如訴泣。

一聲聲，一滴滴

如弱者之悲哀；似被困者的抽噎。

一陣晚風吹進窗櫺；

靜坐斗室，獨對寒燈。

憶二十年的過去；念未來的生命前程。

無常的人生，悲歡離合頗難言。

無端煩惱不堪禁；人生數十寒暑耳。

何時得遂脫離願。

業海茫茫，是衆生出入的苦徑！

誰撐着一葉慈航，向無情的波濤中猛進！

但是喲！切不可行至那渺茫的中間；

落入苦海，失去了前進的方針，喪滅了慧命的前程。

理智是有情生存的要素，

感情是衆生業識的表徵；

我們不要為偏狹的理智所執着，

更不要被感情所使失掉了和平。

希望在這風雨之夜中；找尋着——

固有大光明的途徑，

渡過此業海的迷津。

雨夜懷感

海印

一個科學研究者研究佛經的報告

• 智 表 •

(一) 研究佛經的目的——(甲)爲要明瞭佛經的理論是否健全？是否與現代的科學衝突？(乙)爲要明瞭佛經的修行方法，是否合乎現代的生活？(丙)爲要明瞭佛教對於人生有何價值？有何利益？

(二) 研究的經典——楞嚴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中論、百法明門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

(三) 研究佛經前的印象——在我們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對於世間一切事物的看法，多少要和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等的態度不同，其不同之點，在(甲)不以感情用事(乙)純從客觀(丙)重分析，有條理(丁)重實驗。

因有以上幾種特點，所以對於缺乏此種精神的學問，總有不屑一讀不值研究的偏見。不要說對於尊重信仰的宗教毫無信仰，就是對於哲學，都有些瞧不起。因爲自然科學對於任何問題的解答都有確切的答案，凡是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而是全體科學界所公認的。例如化學中的化學公式，原子量，各種定律，以及物理算學中的種種公式定律，都是確確切切的，所以自

然科學亦名確切科學(Exact Science)。但哲學文學藝術等就完全不同，你說唯心，他偏說唯物，你說桐城派文章好，我偏說白話好，各立一派，各執一是，既不能用數字來稱量，來比較，也沒有個公認的標準。科學家對此雖未嘗沒有欣賞的興趣，但總覺得這些都不是求真理的場所。而近年來，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大有向科學屈膝乞靈之意，例如羅素之以算理充實空虛的哲學，音樂繪畫則乞靈於聲學光學化學以改良其樂器顏料，宗教亦乞靈於建築師以建築宏偉的教堂，用電光樂器去莊嚴牠的內部。政治家文學家新聞記者則乞靈於自動排

字機，打字機，照相機，電報，電話，電影，無線電廣播，無線電傳影等工具。最近則如軍事學家與政治家之乞靈於原子彈，雷達，DDT(殺虫藥)，以及火箭飛彈等等。所謂「科學萬能」已成爲人類公認的事實，而不是科學家的自傲語。科學家既掌握了這許多法寶，許多神通，當然不會對宗教的木偶屈膝。佛教是宗教之一，當然也不是例外。然則作者何以會研究起佛經來。原因是這樣的：我有一位研究佛學數十年的叔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問起我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理，有沒有興趣？我想我學的就是宇宙間的真理，難道他老夫子也懂得

從重慶到哥倫坡

光宗

前續

(四) 加城剪影

五 月二日的早晨，白慧兄到摩訶菩提會之後，我們因語言不通而發生的困難，都迎刃而解了。白兄住在歐洲飯店，距摩訶菩提會有兩里路，他把我們引到那里之後，不多久周祥光先生也來了。他說它和白兄昨日曾用電話詢問飛機場，可是飛機場沒有告訴他們的確實消息。周先生和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因為都是虛大師的弟子，故見面時非常親熱！

加爾各答爲印度數一數二的城市，市面的繁華，交通的便利，真有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之感！我在國內沒有到過上海，也沒有到過南京，只到過漢口和重慶，但漢口重慶的市面，却遠不及加爾各答的繁華。

印度因爲是熱帶，故印人的膚色相當的黑，有的竟黑得像「黑人」。印人的男女服裝，大多數還保存着他們民族固有的遺風，下身用長達四碼的布圍着，上身亦斜披着一塊很長的布，即佛經裏描寫的所謂「偏袒右肩」的樣子，不過在街上，男人多穿白襯衣。佛教傳入中國後裝束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寶見實際上他就是普通印度人披的一塊布，佛

科學嗎？我就回答，最有興趣。我反問他，「應當向什麼地方去求？」他說「應向佛經中求」。我說「宗教不過是止小兒啼，畫餅安能充饑，我是絕對不看佛經的」。他說「你的執見太深，你常說科學家尚客觀而不尚主觀，則正與佛教之破我執相同，你有此一執，學問安能長進？由此看來，你的科學學識也不見得透澈」。我被他這一頓訓斥，自覺慚愧，只得答應有空時再行研究。後來他就拿一本佛學大綱（謝蒙著，中華書局出版）給我讀。他說「你對於佛學太不明白，你先看一看佛教的輪廓，然後再看內容」。他說「你看書之前，第一個條件，先要胸無成見，不作宗教觀，不作哲學觀，不作科學觀，一切客觀，為學問而學問，應作如是觀」。我以為這幾句話是任何科學家不否認的，所以就誠懇的接受而閱讀了一遍。讀完此書以後的印象是（甲）佛教，是專重信仰不講理論的宗教（乙）佛教的內容之豐富，不減於我所學的各种科學（丙）佛教中種種神話在沒有證明其可能或不可能之前，暫不置可否，且待看了經論再說。

（四）

佛經的文字和外表——我讀了佛學大綱之後，雖沒有引起我的信仰，却引起了我看經的興趣。我問叔父，「佛經那本最好？」他說「你所知障重，應先看楞嚴經」。我

問「何謂「所知障」？知識越豐富越好，何以說是障」？他說「你先生的科學知識，塞在門口，你便吸收不進科學以外的智識，所以謂之障。你若把先入之見掃除淨盡，再看佛經，就沒有所知障了」。我想這也是對的，因為愛因斯坦若不把牛頓的舊知見掃除，如何發明相對論，而去修改牛頓的萬有引律？他給我的楞嚴經是一部明朝真鑑法師著的正脈疏。關於佛經的內容且不論，我先從皮相上考察佛經的文字組織，就發現了左列的幾個特點，而使我很驚異。

（甲）六種證信序——所謂六種證信序者，就是信、聞、時、主、處、衆，六個要素。例如「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如是」是表示「信」，「我聞」是表示「聞」，「一時」是表示「時」，「佛」是「主」，「在舍衛國……」是「處」，「與大比丘衆……」是「衆」。不單是楞嚴經的開頭是具備這六個要素，其他佛經，除了節錄及初譯的幾部外，都是一律如此。在別人看來，也許沒有什麼感想，但在我寫慣科學報告文章的人看來，卻不啻是一個奇蹟。何以呢？凡是寫科學實驗報告，必須將實驗的主持人，同伴人，時間，地點，實驗的目標，和所用的儀器材料一一開明，然後再寫實驗的本文。不似普通報紙雜誌上的宣傳文章，

制規定為五條七條等，那是為了怕比丘對自己的好衣服起染著心而故意剪爛的。近來有些所謂居士們，對西藏西康的喇嘛崇拜到極點，只要是披着黃布或紅布的，他們一見就當「活佛」看待，我想那些人如果到了印度，說不定他們對那滿街的女人也要磕頭，因為那些女人飄飄然裝飾得像一些「活觀音」啊！

在加爾各答街上，到處都是牛；這種現象，似乎只有印度才有，因為印人崇拜牛為聖物。因此牛糞牛尿都成了他們的珍貴物品。據白慧兄告訴我：如有牛拉尿，很多印度人就爭先恐後地接着洗臉。這樣的奇風異俗，倒使我們這些外國人不敢嘗試。

印度女人面部的裝飾品，除了耳環之外，其鼻端兩旁亦穿有小孔，或帶環，或簪小白珠。還有一種女人，將整個的面部用布蓋着，走起路來，只能從稀薄的紗布內看到前面的路。據說這是回教婦女的裝束。她們不願將面部給人家看，但她們在家庭中是否這樣地籠着，我却無法知道。

加爾各答的中國街，我們也去觀光過，然而給了我一個不好的印象，那就是髒，無論街頭巷尾，都臭氣薰天，我不知道那些僑胞怎樣過得的？僑胞們對於和尚，常怕見面，因為過去有幾個中國和尚把他們弄怕了，他們認為和尚上門，總是為化緣而來，所以他們一見到

信手寫去，便可塞責。這至少表示說話不是隨便，而是有可查考的。除了科學文字以外，如法院的起訴書，判決書，我認為也是科學化的。譬如一個殺人案子，起訴書上一定把主犯，被害者，時間，地點，見證人，告發人，開列明白，不能絲毫含糊。結集佛經的人為要鄭重其事，取信於人，所以每部經的開端，都有這六種體信序。我們學科學的人，對於四書五經老莊諸子等書，總覺得其編制體裁的雜亂，而毫無科學精神。我因此常武斷的說中國書都是不科學的。我從沒有看到一本結構嚴整像幾何學這樣的書。但現在我看到這六種證信序的起筆，我就不敢這樣武斷，而對於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乙) 注疏分析的精密——科學家最注重分析的，有分析而後有歸納，有歸納而後有條例，有條例而後能推演，而後能以簡御繁，而後能設計製造，演成現代的各種工程。我在讀經之前，本來就想用分析的方法，把他分為若干章節段落。那知真鑑法師已替我做了這項分析的工作，而且他分析的細密，遠在我預期之上。照普通書籍的分析整把把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又分為四五章，每章又分為若干節，每節再分為若干目，如此分法已經算是最精密的了，就是一般的科學書也不過如此。從編至目不過四級，猶如祖父子孫之四代。那知真鑑

法師竟把全經分成二十二級，或如家譜之二十二代，你想奇也不奇？他用的方法，至為巧妙。他用天干地支二十二個字作標記，第一代的兄弟輩用「甲一」「甲二」表明之，第二代用「乙一」「乙二」表明之，第二十二代即用「亥一」「亥二」表明之。這種標記是科學文字上所沒有用過的方法。我曾經把這個方法介紹給一個電話工程師。他有一次做了一本很厚的自動電話機說明書，章節分得很細，也有十幾級之多，他感覺到標記之缺乏，又不易表明階級的高低，他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就將真鑑法師的方法教他。因為這本說明書是英文的，所以我教他用(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作為各級分看的標記。他聽了，歡喜讚歎，馬上採用了。

真鑑法師把全經分為(甲一)序文(甲二)正宗文(甲三)流通文三大段，每大段又分為若干小段，如是繼續分析到最後第二十二代，已可謂細密之至，可是他連經題和譯人與經文並列為註解的對象，並沒有把他遺漏，這也是令人驚異的。朱夫子註四書，只分得「右經某章」，而沒有把章再來細分；他只註了經文，卻沒有註經題。在沒有科學頭腦的人，以為題目就是題目，還有什麼可以解釋的，不知題目是極關重要的，他的涵義一定要詳細說明。一本物理

和尚，就敬而遠之。化緣如果是為了創辦佛教的事業，那倒還可以，但有些假借修廟名義的和尚，將化到的錢去亂七八糟地花費。如自稱能海法師的高足弟子慧光大化其緣之後，便和雲南的一個尼姑還俗在加隆堡某處開起牛肉館子來，這樣的敗類，叫禿胞們何得不寒心？現在印度還有一個尼姑，幾個和尚，他們都預備在印度建築中國寺院，作印度佛教復興的開山祖師。實際上，建築一些等於空壳的寺廟在印度，對印度佛教的復興是否有何補益？還直得考慮。

我們到加爾各答的第三天——五月三日，白慧兄帶我們去參觀國際大學。國大在波羅布，由加爾各答去，須乘三個鐘頭的火車。我們上午七點鐘動身，十點鐘就到了，國大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先生，他於勝利後曾回重慶一次，而且到過漢藏教理院講演。我因缺緣，未能見而不料我竟有此因緣在印度和他見面的，譚先生對我們非常客氣，見面時招待我們吃了茶點，晚上又招待我們吃飯。這樣一來，倒使我們有些難為情了！因為我們都是空手而來，一點什麼禮品都未帶。國大的區域，等於就是一個公園，內面有寬闊的馬路，有茂密的森林，以及和色各樣的花草與荷花，利用這樣的環境研究學問，實在再好沒有了。我與了參兄參觀之後，簡直有些戀戀不捨。可是我們的目的地是錫蘭，又有什麼辦

學或化學，對於「物理學」或「化學」的定義（Definition）是不肯輕易放過的。而最不肯輕易放過的，莫如佛教中的講經法師。據說天台智者大師講妙法蓮華經這五個字的經題，竟講了三個月之久。觀此則真鑑法師之註解經題，在佛教門中已視為分內事，無足驚奇的了。

（丙）句法與文體的特創——佛經的造句，顯然是受到梵文的影響，既非六朝的駢四驪六，又非唐宋的古文，略近於兩漢的質樸，但無倍屈贅牙之弊，而有通俗流利之勝。人皆謂佛經難讀，其實並不是爲了文字的古奧，實因佛經的說理本屬深奧，就是用在現在的白話來寫，還是同樣的難懂。譬如我們所讀的科學書，以文學的眼光來看，是再簡單通俗不過的，而一般學生何以都覺頭痛！算學中用了種種符號如：「因」、「故」、「等於」、「（等於）」等，以代替文字，就是要避免文字的麻煩。物理化學中的種種公式，都是簡化的文字，惟其因爲理論深奧，所以文字不得不力求簡化，使學者易曉。佛經的文字也具有同樣的用意。例如密宗用梵字代表不生不滅的玄義，正和數學中用「j」代表幻數，用意相同。此外尚有一相同之點，是科學與佛經的文字都有其笨拙之處，不能如一般文學之纖巧靈活。我因爲有六年翻譯科學書籍的經驗，深知有許多地方

，爲理論的嚴謹所限，不得不犯重複，顛倒，呆笨以及在文學的觀點上所認爲拙劣的毛病。然而從說理方面觀，則仍不失其文學的美感。即以開經第一句「如是我聞」的結構來說，這完全不是漢文的習慣句法。照中國文法，應作「我聞如是」。在初期所譯的佛經，確也有譯作「聞如是」者，但自鳩摩羅什以後所有經典，一律以「如是我聞」開端。這種特創的句法，其動機決不如現時譯人之採用直譯法故意將中文歐化以衍新奇，而實在有其重要的理由，即如上文所述，「如是」二字是表示「信」的成就，以其重要，故置於「我聞」之前。故佛經往往爲求忠實的達理毅然擺脫文學上種種規律的束縛。即如佛經中的偈在中國文學上是一種特創的文體，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既不論平仄，又不叶音韻，乃是一種無韻詩。其用意似在便利學者之記誦，猶如珠算的口訣。例如金剛經之「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偈，即不受平仄叶韻的束縛，但終以含義的美妙，反顯得文字的天真自然，於無音韻中，偏能字字擲地作金石聲。即令文學大師讀之，亦當五體投地。至於禪宗語錄則另有一番氣象，以與佛經相較，佛經是一種簡練的白話，而語錄則活潑潑地，乃是當時純粹的白話，開

法呢？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國大已經放了暑假，學生大都已離校，據說內分小學部，中學部，大學部，研究部，共有學生三百餘人。這樣一個完善的組織，使我對那位創辦人——太戈爾詩聖，不能不起無限的崇敬！

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們在國大只住了一夜，於次晨就趕回加爾各答來了。預備在加城休息一天後，六日即向南印度進發。

（五）難忘的幾位外國朋友

我們因爲言語不通，曾經發生過很多困難，可是從加爾各答到錫蘭哥倫坡，要坐四天天晚的火車才能到，這樣遠的路，言語不通是如何旅行呢？巧得很，我們住宿的摩訶菩提會，這時正有兩位和尚和三個學生要回錫蘭（它們都是錫蘭人）。白慧兄見這個好機會，便和他們接洽，要他們帶我們走，他們都很願意地答應了。原訂六日由加城動身，後來因爲車票難買，改爲七日。

我們的車票，也是他們爲我們代買的；從加爾各答至錫蘭一切都是他爲我們包辦，如吃飯，喝茶等，都用手勢來表達，我們百事不管，他們要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

七日下午四點鐘白慧兄送我們至車

宋儒語錄之先河。在我沒有讀佛經之前，早已見過「不二法門」，「當頭棒喝」，「深得此中三昧」等成語，但不知出於佛經，至此方知佛經文字影響於吾國文學之深。

(丁)譯名及定名的嚴格——我曾經在二十年前替中國工程師學會編訂過電工的名詞，我當時的感想是：(A)各書的譯名太不統一；(B)音譯意譯毫無標準；(C)各種科學的專門辭典尚未編成。後來看到日本的佛教大字典及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就感覺到佛學名詞之多，實超過任何種的專科辭典，而學術界之努力，竟反不如宗教界，誠令人慚愧無地。之後又看到佛經中有所謂五不翻及六離合釋的兩種規定，更使我感覺到佛教的進步，已超過了科學。五不翻是意譯與音譯的標準，試問吾國科學界有否定出此種標準？「電動機」是意譯，「馬達」是音譯，而二者并存，或作「公分」，或作「格蘭姆」，或作「克」，學者茫然。以科學精神論之，吾國科學家實遠不如佛學家。至於六離合釋則是定名的六種法則：(A)持業釋，(B)依主釋，(C)有財釋，(D)相違釋，(E)隣近釋，(F)帶數釋。例如「發電機」，「發電」是「機」的作用，「機」能「發電」，所以是「持業釋」。

又如「磁鐵」是有「磁」性的「鐵」，所以是「有財釋」。這種嚴格分析名詞的方法，其目的在使每一個專門名詞，不至於被人誤解曲解，而影響到理論的正確性。關於這一點，不單使我國科學家愧殺，即外國科學家聞之，亦當拜倒蓮座下矣。所以我根據這一點，敢說佛教的進步，已超越了科學。

關於我國譯經的情形，我在研讀佛經的時候，附帶的注意到，我以為很可以供中央編譯館及各大學教授的參考。我國譯經的工作，自鳩摩羅什起至玄奘義淨止，中間有過大規模分工合作的譯場的組織，譯場中有主譯、譯語、潤文、等等的職別。一經之成，幾經考訂，非惟義理上與梵本如形影之相肖，即一音之微亦辨之至切。我何以知之？曰：從英譯之名詞與漢譯對照，兩者之完全符合而知之。例如「摩訶衍」，「般若波羅密多」，「阿彌陀佛」，「僧伽」等名，與今英文譯名全同。所不同者乃唐音與今國音不同，如「南無」在唐時讀作「曩謨」，「佛陀」讀作 Buddha。

試思一方面從梵譯華，一方面從梵譯成巴利語，再從巴利語譯成英文，中間經過三度的轉變，而華英對照，仍如形影不異，豈非奇事！最近吾國有一位英文作家，做了一本有關中國的小說，經國人譯成中文，結果面目全非，成為文壇話柄。其實何獨此書為然，現在大多

站不多久周祥光先生也來了。周先生曾兩度至摩訶菩提會看我們，巧逢兩次我們都出外去了。本預備上車的那天上午去看他，終因時間不允許沒有去成；現在他又起來火車站送我們，實在使我們感到萬分的不安！

五點鐘一到，火車聽着車站上的指揮員的命令慢慢地向前蠕動了，白兄與周先生站在月台上向我們招手，直到看不見為止。火車一開出車站，就像一條出洞的大蟒向前奔馳，好像在追趕什麼似的。我們買的是二等車，七個人同坐一個車廂，倒還不感到十分擁擠。

在我們同路的學生中，有一個是學音樂的，他帶有鋼琴鼓樂，於開車的第二天，他老先生竟獨自地作起樂來，或彈琴，或敲鼓，口唱印度歌曲；後來從另一車廂裏又來了一個，我想大概是他們的同學吧，他一來，不但唱，還按着曲子的音節跳起舞來。所以我們從加城至錫蘭沿途並不感到什麼寂寞。

五月九日下午抵南印大都市——曼德拉斯，我們要在這轉車，從此地至哥倫坡，可買通票。我們將行李搬下之後，就在車站上住了一晚。本來曼德拉斯也有摩訶菩提會，該會曾派人來車站上接我們，終因汽車夫敲「竹槓」沒有去得成。同時，因為我們次日上午就要上車，也不願意多此一舉，結果只有那兩

數的譯作，都是不能還原的。由此可以推知當初譯經工作實在是最嚴格的。此種嚴格的精神，非但於譯事為然，他如抄寫印刷圈點無一不嚴。佛經校對之精，錯字之少，圈點之正確，均在任何學術書籍之上。何以知之？試觀每種經論末頁必附有全書字數及圈數，這是任何書籍所沒有的。在我國採用新式標點之前，佛經中早已改良，以安於中間之圈為讀，以邊旁之圈為句。字數圈數尚且重視如此，錯字之少，從可知矣。

(五)

佛經的理論和內容——上文僅僅講到佛經的皮相，還沒有接觸到經文的內容。可是皮相即是骨肉所寄。要是名詞混淆，句法錯亂，詭字連篇，章節不明，那麼我早就置諸高閣了；惟其因為佛經的皮相端莊美麗，正和佛菩薩的相貌作和諧的對比，所以我對於研究佛經的理論，自有不能自己的趨勢。我最初所讀的楞嚴經，本是一部辭藻豐美的經典，優美的筆調既足引人入勝，而其組織之嚴整，說理之精妙，更令人愛不忍釋。所以如楊仁山居士見此經於舊書攤上，竟一口氣把他看完了才走，又古人詩云，『自從一見楞嚴後，不讀人間糠粃書』。我對此亦有同感。我又把他當作一本『實驗指導書』(Instruction Book)，因為他的結構確乎與指導書有相同之點。普通一本指導學生實驗的

書，總是分為下列幾段：(A)該項實驗的目的，(B)應用的材料儀器工具，(C)該項實驗所依據的理論，(D)實驗工作的方法和步驟，(E)由此實驗應得何種效果，(F)實驗時應注意或預防的事項，(G)最後是結論，說明實驗的結果，可以證明某種理論的正確，或者有什麼實用的價值等等。現在和楞嚴經對比，他也可以分成以下幾段：(A)說經的緣起(即序文)，(B)說明修治的對象(例如七處徵心等)，(C)修行的理論(例如十番顯見，會通四科，圓彰七大等)，(D)修行的方法和步驟(例如二十五圓通及道場加行各段)，(E)由此修行所得的效果(例如約眾生以顯各益約國土以顯普益等段，即是對國家人民的利益)，(F)修行時應該注意或預防的事項(例如談七趣五魔以警墮落等)，(G)最後說明此經的流通功德(即流通文)。實驗指導書是科學家獲得科學智識的經典，佛經則是佛學家獲得佛果的實驗指導書。我讀了楞嚴以後，看到他的內容如此科學化，不由得不禁嘆，深悔從前把他與耶回諸教等量齊觀，那知他原來是一種可以實驗可以獲得實際效果的學問，至少是與科學同等價值的學問。從此我得到一個結論：佛教不是宗教，因為宗教是重信不重解，佛教是重解不重信；宗教是不平等的(例如

位錫蘭和尚去了，我與參兄和三位學生就留在車站上的候車室住宿。

曼德拉斯是南印度最大的都市，與加爾各答，孟買等大都市齊名，借我們因為語言不通，沒有去市區中心遊覽。第二天本想同那幾位學生去買一點小東西，順便去看看這個大都市的熱鬧，結果又沒有去成。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點鐘由曼德拉斯開車，十一日就到了與錫蘭交界的南印海岸。在這裡辦好了出境手續，經過嚴密的檢查之後，我們才將行李叫「苦力」搬上渡海的輪船。

坐海船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久聞海船不好坐，現在才親自嘗到它的滋味。因為風浪很大，船身顛簸得很厲害，我們不覺找一把長椅睡着，也要像在飛機上那樣嘔吐難受。當晚十一時船靠錫蘭海岸，起坡後，又上火車。我想這或許是直達哥倫坡的火車，再不致於上車下車了。約十二時左右火車從海岸向內陸進發，於次日上午十點鐘就到了哥倫坡。

加爾各答摩訶菩提會於我們離開的第二天，曾電告錫蘭總會，所以當我們到達哥倫坡的時候，該會派有專車在火車站迎接。摩訶菩提總會舉辦的國際傳教師訓練所就在車站附近，坐了不上十分鐘的汽車就到了。我們一到就打聽法

耶教之不能人人爲上帝，佛教是平等的（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作佛）；宗教是執相的，佛教是破一切執的。總之佛教之與宗教，有個很大的鴻溝，凡讀過佛經的都能看到。我又得一個結論：佛教不是哲學，因爲哲學是不能證驗的，佛教是有證驗的；哲學是說食不能充饑的，佛教是利人自利的；哲學是用無分別心得到的偏計所執性，佛教是用無分別智得到的圓成實性。至於佛教與科學的關係，到此時爲止，我非但沒有找到衝突的地方，反而找到了很多相同的地方，如上文所說的。至少佛經的組織是科學化的，而科學也是無我執的。我自讀楞嚴以後，愈增加了讀經的興趣，因此再讀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及中論等四論。看的經論漸多，而與科學會通之處亦愈多。我所學的科學智識幾全做了佛經的注腳，變成了佛法的護法，而佛法對於科學却反有指導和糾正的地方。現在請分述如下。

（甲）一切物質的空假中三觀——金剛經是一本流傳極廣的經，但其中有許多語句，不是常人所能了解的。例如「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此語法若移用於耶回等教，必指爲叛教無疑）。若以 x 代佛法，則此句可變爲一個公式，即「所謂 x 者，即非 x ，是名 x 」。此 x 可以指衆生，指天地日月，山川草木

，乃至一切機器工具，各種科學工藝，以及精神的物質的種種名詞。在一般人看來，此語是不通的，或者是滑稽的，因爲 x 決不能變成非 x ，就以代數講， $x \neq -x$ （即 x 不能等於 $-x$ ）。但我因爲有過科學訓練，決不如一般人之下立斷語，結果終被我科學的事實解答這個謎語。某次有個工程師問我此話怎講？我就指桌上的茶杯說，現在就拿這茶杯當 x ，則此語應成爲「所謂茶杯者，即非茶杯，是名茶杯」。我提醒他，茶杯的定義，應爲做成圓筒狀之瓷器，供人飲茶用者，然則除了瓷之外，那裏還有茶杯的本體？而且同一杯也，今日飲茶，名曰茶杯，明日飲酒，豈不變成酒杯。如此看來「茶杯」畢竟是個假名而已，其本體是空的。第一句「所謂茶杯者」，在佛教中名爲「假觀」。第二句「即非茶杯」名爲「空觀」。第三句「是名茶杯」，名爲「中觀」。執茶杯爲實有，是世俗之見，唯物論者亦是如此（或云馬克斯的唯物論是科學的，其實現代的科學亦不認物質爲真常不滅，所以唯物論在近年來已是非科學的了）。惟深明科學者，乃知瓷是真，茶杯是假，瓷是有，茶杯是空。惟深明佛法三觀之理者，則知茶杯之本體雖空，仍不失其茶杯之用，故不妨假名爲茶杯，雖明空假，而不落空假二邊，是爲中觀。空假中三

航法師住在何處？據說離此地很遠，須下午四點鐘才能來。果然，不到四點鐘航法師就來了！他還是六年前那個老樣子，但身體似乎比在國內要好些。航法師是民國二十九年出國的，那時我剛剛到學院，我曾參加過歡送他的茶會，不覺得就是六年了。我們這久別的師生在國外重逢，內心實有說不出的愉快！從加爾各答到哥倫坡，共行六個日期。在這六天的長途旅行中，不是那幾位外國朋友，我們除了多花冤枉錢外，還不知要吃多少虧，鬧多少笑話。他們對我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將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六）美麗的錫蘭

歐洲的瑞士，稱爲世界公園，而錫蘭亦有東方瑞士之稱。這就是說：全世界風景最好的國家除了瑞士之外，在亞洲方面就是錫蘭了。的確的，當火車由錫蘭海岸向內陸進發時我們從朦朧的月色中，就看到車道兩旁一簇一簇的濃蔭密布的樹影，在樹影之下，有寬闊而平坦的馬路。一到天亮，東方吐出霞光之後，把這可愛的錫蘭襯托得更美麗了。因爲火車不斷地向前奔馳，我們從車廂的窗門裏望出去，好像在電影院裏欣賞着一幅美麗的風景片子。

整個的錫蘭島，就是一個美麗的公園。農村的房屋，小巧玲瓏，清潔可愛

觀合一，方能如理觀察，即對於該茶杯有最合理而透澈的了解。這位工程師認為上面的解說是对的，可是他以為茶杯的本質是瓷，茶杯雖空，瓷是有，茶杯雖假，瓷是真，我說，瓷的成分不外氫氣鋁矽而已，除氫氣鋁矽外，瓷質何在？今以瓷代入公式中之 x ，即成「所謂瓷者，即非瓷，是名瓷」。再進一步，氫氣鋁矽是由原子核與電子，集合而成，猶太陽系之由地球及若干行星集合而成，電子之繞原子核而轉，猶行星之繞日。然則氫氣鋁矽，亦非氫氣鋁矽，惟原子核與電子而已。此四種原子仍可代入上列公式中，而作空假中之三觀。如是而推至原子核，亦復如是。總之凡有名稱，皆可作如是觀，雖佛法亦不例外。吾友乃首肯。

(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是佛教宣傳最廣的兩句標語，人人皆知，但非人人能解。今即就原子核進而論之。原子核的研究，在最近十年間，有着顯著的進步，因而有原子能和原子彈的發明。一個原子的質量(Mass)是集中在原子核，電子的質量僅及原子核的二千分之一。由於原子彈的發明，而證明物質可以變為能力(Energy)。按舊物理學有兩個重要的定律：一是物質不滅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tter)，一是能力不滅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物質

與能力是兩個家族，永遠常住不滅。這個觀念是和佛法違背的，因為佛教是說一切法無常的。現在這個違背佛法的定律已成陳迹，而物質和能力已成一家。物質即是佛經所說的色，由物質而變為非物質的能力，則此物質的本體可說是空的。再看變成能力之後是怎麼一回事。原子彈在廣島上空爆炸之後，這一磅的鈾(其化學符號為 U_{235})變成工作的能力，把廣島的生物變成死物，把一所建築變為無數的微塵，把一塊大石從東邊移到西邊。簡單的說，就是活變為死，一變為多，東變為西。再簡言之，就是變了一個觀念。又查物理學上對於能力的定義，原是力與距離的乘積。力是物體行動之所表現。動是空間與時間聯合起來的一種觀念。時間是從物體行動而生的觀念。空間是從物體反映出來的觀念。以上所謂時間空間，動力等，都是互相依靠而顯發，沒有一個是獨立異常，而可以拈出示人的。例如我們計時是利用地球的自轉公轉來定年月日，利用鐘擺來計分秒，假使世界上一切都靜止，連我們的呼吸脈搏都停止，試問你從何分別年月日時？既無時間的觀念。又從何知動？既無動，即無力；既無力，即無能；既無能，即無物；既無物，則何從而生空間的感覺？連一個觀念都無，如何色不是空？但是空如何又是色呢？答曰，物

；至於城市裏，那當然更不須說了。哥倫坡，是錫蘭的第一個都市，牠雖不如印度加爾各答繁華，但風景却比加爾各答好。街道兩旁，都是樹林花草。房屋的建築，雖不十分高大，而整齊清潔，却為國內所罕見。市區的交通，極其便利，有電車，公共汽車，也有人力車。因為車輛多，常常總是車等人，而很少有人等車的現象。

在國內，很多師友們告訴我：錫蘭天氣酷熱，勸我不要來；可是李榮熙先生却和他們相反，說錫蘭氣候溫和。因為他在錫蘭住過相當的時期，情形比較熟悉。由於他的鼓勵，我增加了勇氣不少。到達錫蘭之後，鐵的事實證明他的話確為經驗之談。錫蘭既屬於熱帶，為什麼不熱呢？據我看有兩個原因：一因森林遍布，地面蔭涼；二因錫蘭為島國，是海洋氣候。由於這兩個原因，所以錫蘭不熱。我們從重慶動身，只有十二天的時間就到了美麗的錫蘭！這美麗的錫蘭將為我們暫時安身立命之所。最後，我們因為初到此地，人地生疏，加以語言不通，即哥倫坡市區也沒有好好地去遊歷過。我們預備半年或一年之後待語言學會了，將遊歷整個的錫蘭島，考察各地佛教的情形，以及民情風俗，把考察的結果寄回國內，以饜讀者。親愛的讀者們！你們耐心地等着吧！(完)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脫稿於哥倫坡

質變爲能力是色卽是空，則能力變爲物質就是空卽是色，現在英國科學界已有確實的證明，但從那一種能力變成那一種物質，以及用那一種方法步驟，則現在當不得而知。將來或者可能從日光（光是能力形式之一）造成糧食衣服及人所喜歡的黃金。或者利用長江的水力，甚至地球自轉的能力，或地球對於日球的位能，均無不可的理由。我說到這裏，不能再往下說，恐人疑我痴人說夢。但這都是從科學實驗得來的理論，縱不信佛說，豈可連科學都不信嗎？若科學可信，則法華經所載從地涌出多寶塔高五百由旬廣二百由旬（一由旬等於四十里），又涌出百千萬億諸菩薩衆，亦無不可信。蓋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其忠實決不在我們科學家之下。

（丙）因緣和合論與因果律——佛說世界上所有精神的物質內事物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我們站在科學的立場，精神現象本非研究的對象，可以擱置不論。茲單就物質方面說。農夫把一粒穀種到田裏，受着日光水土肥料人工的培養，就生出一顆稻來。這是農人的生產，稻并不是從無而有，乃是以穀爲因（佛經名爲親因緣），以日光水土肥料人工爲緣（佛經名爲增上緣）而逐漸生長的。有因無緣，有緣無因，皆不得生。

這就是佛法的因緣和合論。紡織廠一面進棉花，一面出布疋，這又是一種生產。布疋之生，是以棉花爲因，機器人工爲緣。一切農業工業的生產，處處在替佛說的因緣和合論做註腳。不單人工的製造如此，所有自然界物質的變化，生物的演進，都可用因緣和合論來說，惟其是因緣和合，所以一切事物都無本體，由此而會通了上文所述的空假中三觀與色空不二之理，成爲佛教談空說有的一貫的理論。故佛經有一偈，說得極透澈，「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是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這個因緣和合論打破了耶教的上帝造物，神權萬能，及舊科學家以原子爲原始單位不可再分的種種邪見。這種邪見所主張的因，佛教稱之爲不平等因，因緣和合論之因是平等因。上帝果是萬物生成之因，則上帝亦必爲某種因緣生成之果。原子亦是如此。現在已證明原子之中有原子核與電子，原子核之中又有質子與中子，質子中子又可以打破而變成能力，如是轉輾，終無盡時。故以上帝爲眞常，是違反科學，違反佛法的。

從這因緣和合論而成立了世人皆知的因果律，卽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推而至於人生，則成爲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之說。此是佛教在中國宣傳最廣而最深入民間的理論，甚至非

武昌佛學院復員展望

續——世光

武昌這個地方與中華民國和中國佛教的生長太關切了，聖人說，天時不如地利，武昌這地方，所以是現在佛教生長的大動脈，是新佛教運動的策源地，就因他占全國形勢之勝，他是中國文化交通和經濟上的重鎮，是湖北的省會，古名叫江夏，在小時讀詩時曾記有江夏鄉村風日清的詩句，當江漢會流之東，和漢口漢陽隔江相望山崗環峙，形勢雄巍，辛亥革命軍舉義就在牠的懷抱裏長出，是古今人材聚會英雄爭之地。氣候甚佳風景亦美，蛇山橫臥在牠的懷裏，上建有黃鶴樓爲有名勝蹟，崔顥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即紀其事若登樓遠眺江水滔滔，輪帆奔馳，市廛擾攘人煙稠密。說是一幅畫圖，不如說是全世界的一個縮影好些，繁華的都市有牠生來的偉大，而新佛教的革命戰士就在這偉大的懷抱裏長成。有人說太虛大師照準舊佛教的堡壘上投了一顆炸彈，這是錯誤，說武昌佛學院是新佛教的黃埔，這有些相像。上面略說武昌的重要而武昌佛學院又是怎樣誕生的呢？且作一個簡略的介紹：